

学林|资讯

◀ (上接7版)

是比较能容纳“异端邪说”的。离开相对宽松且清高的大学,跑到十里洋场,独立经营书刊,不能不向商业逻辑转变乃至投降。《十年情场》中称自己出版《性史》不是为了钱,理由是:“我当时是哲学博士,北京大学教授。在我未出《性史》之前,我已在社会上蜚声我的《爱情定则》与《美的人生观》了。就当时说,我的经济极优裕,对于俗来物的钱财我是看不上眼的。”这话我相信。但上海时期的张竞生,追求轰动效应,获取商业利润,却是不可避免的。此后江河日下,很难再有充裕的时间与从容的心境来从事研究或著述了。

多年后,张竞生曾有很好的自我反省,那是《十年情场》第一章“开始研究性学”。张称自己编《性史》主要受英国学者蔼理士影响,加上“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,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,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”。想法很不错,但操作有问题。蔼理士《性心理学》主体部分乃学术讨论,附录的“性史”仅作为参考资料,属于“私行本”,成年人方能购买。反观张竞生的《性史》第一集“价钱不过三毫,人人可以买得起”,且全书“只有性的叙述,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”。张竞生自己也承认,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,导致“《性史》第一集中未免有‘小说化’的毛病”,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读(参见《张竞生文集》下卷第103—108页、《浮生漫谈——张竞生随笔选》第154—159页)。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商人牟利之举,与张竞生本人无关,但开篇没做好,科学性不够,这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,始作俑者,难辞其咎。更何况,到上海主编《新文化》月刊,创办美的书店,商业方面的考量迅速上升,诸多言论及举措确实不得体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何真正给他沉重打击的,是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文化人。“性学”本是很严肃的话题,社会阻力大,容易被曲解,研究者须十分慎重,切忌哗众取宠。否则,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。

早年用文学眼光及笔法来做社会调查,虽说有瑕疵,但那可以谅解。由《性史》而转为《新文化》(对于张竞生的《美的人生观》以及《新文化》月刊,彭小妍有较为通达的评说,参见彭小妍《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——“性博士”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》,《文艺理论研究》1995年第4期),即便没赚到钱,也惹了一身腥,很多人怀疑其谈“性”说“欲”动机不纯。周

作人之所以区分张竞生1926年前后的著述,便是从各种奇谈怪论背后读出铜臭味:“民国十六年以前,他的运动是很少有破坏性的,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。……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,从一月一日起,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,道教的采补家了。他在《新文化》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么性部呼吸,引道士的静坐,丹田,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阳具喝烧酒为证。喔,喔,张博士难道真是由性学家改业为术士了么?”(岂明:《时运的说明》,1927年2月26日《世界日报副刊》)

周作人读书广博,对西洋性学理论的了解,一点不比张竞生差,眼看《新文化》走火入魔,这才迎头痛击。而受过专业训练的潘光旦,更是这么评价“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”《新文化》:“其中侈谈性育的文字,似科学而非科学,似艺术而非艺术,似哲学而非哲学,本不值得一驳。最近的第二期里,主编者不自知其谄陋,竟讨论性育与优生的关系起来。涉及性的文字,胡乱写来,原与淫书无异,早已成为一班文妖、假社会科学家、与假艺术家的渔利的捷径。”(潘光旦:《〈新文化〉与假科学——驳张竞生》,1927年5月5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;此文又刊《性杂志》第一卷2期,1927年6月。另外,1946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蔼理士原著、潘光旦译注《性心理学》,潘光旦《译序》重提此事:“在有一个时候,有一位以‘性学家’自居的人,一面发挥他自己的‘性的学说’,一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,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《研究录》,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,究属是否真实,谁也不得而知;和这种迹近庸医的‘学者’原是犯不着争辩的,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,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。”)留学美国的专业训练,与留学法国的生活趣味,二者本就很有隔阂;再加上大学教授可以清高,书店老板靠市场生活,趣味自然不一样。离开北大的张竞生,靠编印书刊为生(此前也有操作,但那是业余的),而市场自有规则,容不得你自由发挥。

从1927年海上卖文,到1933年二度旅欧归来,这六七年间,张竞生颠沛流离,一惊一乍。因生活所迫,其译书及著述如《卢骚忏悔录》(第一书)、《梦与放逐》、《伟大怪恶的艺术》、《歌德自传》、《多惹情歌》、《烂漫派概论》等,大都属于急就章(“我生平最遗憾的,是廿余年来想与人共译世界名著,至今日尚毫无着落。”并非毫无成

果,只因缺乏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,故译作不太理想。参见张竞生《浮生漫谈》第110页,香港:三育图书文具公司,1956年)。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初版、1931年再版、1932年四版的《卢骚忏悔录》,算是张竞生最为用心用力之作,但那也是“译述”。同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章独译本,收入“世界文学名著”丛书,只有上卷(第1、2册),篇幅已超过张竞生的译述本,原因是采用全译加注。书前有吴稚晖、蔡元培二序,前者称卢梭“先把他自己整个儿的人,用毫无虚伪的叙述处理,公开了给与参考的人们”;后者则是“要考究著书人的生平,凭他人所作的传记或年谱,不及自传的确确实,是无疑的”。有这两大名流加持,于是乎,世人若想“尚友卢骚”,就非读商务版《忏悔录》不可了。

《浮生漫谈》中有一则《读活书的消遣法》,讲述他留学法国的读书经验:“我以为习哲学的人,实则习一切学术一样,除却他们所学的功课外,应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,然后才能博中得到约的成功。尤其是近代一切的科学,都是必须博览,始能成为通才。”如此趣味广泛,不愿只读死书,而是尽情地遨游书海,自然很是惬意。但所谓“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”,有点大言欺世。胡适也多才多艺,可始终没脱离学界;周作人也讲常识,但基本上守住读书人的边界。张竞生日后的四处出击、不断转业,既是读书兴趣,也是地位所然。抗战前后的张竞生,不管是主编《广东经济建设》,还是创办饶平农校,其实是没有办法从事专深研究的。

同被列为“海上三大文妖”,与画裸体模特的美术家刘海粟、写《毛毛雨》的音乐家黎锦晖相比,编《性史》的哲学家张竞生境遇可差多了。刘、黎二位不久就恢复名誉,其绘画贡献与音乐才华,很快得到承认。相对而言,张竞生恢复名誉之路极为曲折。既缘于他日后舍弃美学或性学专业,也与昔日同道的极力排斥有关。张竞生学的是哲学,视野开阔,常识丰富,野心大而恒心少,往往把事情想得太多,敢说敢做,但孤军奋战,八面受敌,长期处于不得志的位置,才华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在 为《文妖与先知——张竞生传》撰写的序言中,我曾感慨“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的‘大人物’或‘关键时刻’擦身而过”?没有真正的战友,没有知心的

同道,也没有好学生或私淑弟子,如此特立独行,好在目光坚定,灵魂不屈。在世俗意义上,这可以说是个“失败者”,“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,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‘不一样’的中国现代史”。任何大变动的时代,总有人迅速崛起,也总有人马失前蹄。每一次的急转弯,其巨大的离心力,都会甩出去很多原先的同路人。能坚持到终点且大获全胜的,其实是极少数。因此,谈论历史进程时,记得那些功成名就者,也记得半路上被甩下去的过去的战友。谈论思想潮流时,关注剑拔弩张的正面与反面,同时也须兼及更容易被忽略的侧面与背面。就好像张竞生这么一位孤独地漫步于新旧、中西、雅俗之间的卢梭信徒,勇气可嘉,时运不济,其茕茕孑立,踽踽独行,不仅记录个人的得失成败,也刻画出五四新文化人很难突破的“天花板”——在情与欲之间,那个时代更倾向于唤起前者,而相对忽视了后者。不管有意还是无意,新文化运动一旦成为主流,其滚滚车轮,同样会碾碎那些异端或步调不一致者。这就是历史,既有情,也无情。

为张竞生这么一个先知、文妖、叛徒、勇士,浪漫的文士、不屈的灵魂,编一套学术含量较高的文集,这是我未能完成的心愿。终于有人做了,我当然愿意喝彩。全书前八卷收录张竞生著译,编者下了很大功夫的,比起此前江中孝编上下两卷《张竞生集》(广州出版社,1998)和张培忠在三联书店整理刊行的《浮生漫谈——张竞生随笔选》(2008)、《美的人生观》(2009)、《爱情定则》(2011),还有莫旭强译张竞生博士论文《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》(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),有很大的拓展。但我更愿意推荐杂七杂八的第九、第十卷。编全集的难处,不在集齐主要著作,而在那些竹头木屑——“为了那百分之十的竹头木屑,很可能花去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和精力。因此,评判全集编纂水平的高低,不看部头有多大,就看边角料处理得怎样。”这是我谈安徽教育社版《胡适全集》时提及的,同样适应于三联书店版《张竞生集》。

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张竞生,资料散佚严重,勾稽实在不易。对于韩山师范学院诸君的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我是充满敬意的。也正因此,欣然出任顾问,并撰写了这篇序言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)

学人在讲

◆《论语》的诠释与英译

主讲:郑培凯(香港城市大学教授)、鄢秀(香港城市大学博士)

时间:11月27日15:30

地点: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001室

◆“走出语言”:从“论证”到“证悟”——建构“毕达哥拉斯文体”的内在机制

主讲:吴子林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

时间:11月29日9:00

地点: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4330

◆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性与精神品格

主讲:张建华(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)

时间:11月29日14:00

地点: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708

◆宋代文学中的日常化研究

主讲:马东瑶(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时间:11月29日19:30

地点: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708

◆科学学的文学视角

主讲:刘海峰(厦门大学教授)

时间:11月30日15:00

地点: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001室

◆古代西亚楔形文字的传播与扩散——一个“区域整体史”的视角

主讲:刘健(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

时间:11月30日15:00

地点:华东师范大学人文楼1306

◆道德分歧的经验研究能够解决道德实在论的争论吗?

主讲:Stephen Stich(美国罗格斯大学哲学和认知科学杰出教授)

时间:12月3日15:00

地点: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